

大隐隐于市

上海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（7）班 王涵知



最早了解到他的姓名，是在搜索百度词条时。那时我正在做历史作业，有这样一道题目：“请你对哥伦布做出评价。”我一时陷入迷茫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真，为印第安人带来灾难也是真，我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哥伦布呢？我在网络上搜索发现，网络上的评价是两个极端：不是极力推崇、称赞其开拓精神，就是极力贬损、诘责其杀戮行为。我点开百度的“哥伦布”词条，仔细研读了他撰写的文章。文章条理清晰，逻辑缜密，读罢文章，我茅塞顿开。为“哥伦布”词条撰写历史评价的他，也这样被我记下。

一次路过长城大厦，我看到一块碑。那块碑矗立在十字路口的拐弯处，不远处就是一个公园。公园里“吱呀吱呀”的鸟叫声，不禁让我想起“树林阴翳，鸣声上下”。微风拂过，树叶发出梭梭的响声。鹅卵石铺就的小路，蜿蜒曲折，通向一座小亭，一座碑，一座公园，将外界的嘈杂与内部的恬静分开，路上飞驰的汽车似乎也慢了下来。碑分两面，一面对着街道，上面写着“长城大厦”四个大字；另一面对着大楼，上面写着“利在一身勿谋也，利在天下则必谋之”几个大字。字写得铿锵有力，桀骜不驯。但最令我震惊的是，我看到碑文的署名又是他的名

字。在城市的一角建一座公园，留下一块碑，这不就是“小隐隐于野，大隐隐于市”吗？他是一位隐居的大师吗？

后来，我终于在他的工作室里见到了他。他的工作室很大，高高的柜子里装满各色古玩，墙上挂满书法作品，地上还铺着一张尚未裱起的绘画。工作室的正中央，有一张大桌子，桌上叠满了字帖，桌子的中央摆放着几个红木做的镇纸，有几张宣纸压在下边。镇纸右边是一个巨大的砚台，两支毛笔搁在上边，另外几支毛笔摆在一只巨大的笔筒里。桌边有个笔搁，上面也悬挂着几支毛笔。往里走去，三张沙发中间有一只矮桌，上面的茶具应有尽有。工作室俨然有“南阳诸葛庐，西蜀子云亭”的风范和韵味。

他带我参观柜子里的古玩，参观完古玩，他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娓娓道来。他已年逾古稀，从小热爱书法。年轻时“下乡插队”，劳动之余也总是孜孜不倦地练习书法。退休后开始为全国各地写碑写匾，现在全国已经有八百多座由他书写的碑。他热爱书法，书法俨然如好友陪伴他的一生。

我离开的时候，他送了我一幅亲笔书写的《陋室铭》。我看着他轻移镇纸，抚平宣纸，拿起毛笔，在砚台上蘸饱墨汁，在宣纸上绽开朵朵墨花。

认可度，想说爱你不容易

上海闵行区实验高级中学 曹雨轩

“昏黄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，可惜我不能同时涉足。”弗罗斯特巧妙地捕捉到了人们面对选择时的困境，如果你，你会选择哪条路？是眼前这条还是那人迹罕见的幽径呢？

任何回答都没有是非对错之分，因为每一个简单选择背后都是复杂的判断机制在运作。而正如长度需要衡量、质量需要称算……物质的世界因为统一了度量衡，而得以较精确地描绘万物的形态。认可度就是其一。

认可度即认为事物值得肯定的程度，将评判者与事物置于一个较平等的位置，针对事物主要特点而评判。更客观，也更具体简要。因而人们常用认可度，评价事物。

认可度是广泛的，它既可度量事物，也可反映人的认知。“欲济无舟楫，端居耻圣明。坐看垂钓者，徒有羡鱼情。”闲适旷达如孟山人也曾望洞庭、借诗句委婉表达得伯乐赏识之情。然而不必惊讶，早年志于求仕与寄情山水田园并不相矛盾。入世也好，出世也罢，都是孟浩然内心追求被认可、寻求自我价值的表现。

认可度也是与时俱进的。因为它建立在认识上，自然基于认识的变化而变化。比如对于，怎样体现理解“愁苦”的行为：少年人登高吟赋，而历经风霜的垂暮之人则欲说还休。

对于认可度，前提是人们对事物拥有自己的认识判断，而不是一味接纳他人的认可度。否则这与沦为他人思想的跑马场有何区别？甚至更糟糕，因为认可度已是对现实世界的信息进行了多次加工，其间人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无可避免地剪切，扭曲了事物。而在这种不完全甚至错误的评判下，人们又如何按图索骥，认识世界呢？这不就是自己走进柏拉图所指出的那黑暗的洞穴吗？

在现代科技高速发展，信息充斥着生活的时代，我们更应把握这种优势，高效识别信息。而在极简主义的启发下，我们提问一定需要认可度吗？或许不一定。事物存在必有其一定价值，为何一定要他人的认可呢？对于常人不认可的大树——樗树，庄子提出不必为其愁苦，“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，广漠之野，”在虚无之地，人们可以在树荫下逍遥自乐。

事物之所以需要认可度，归根到底是因为人们认可不同的价值取向。对此我们可以暂存内心困惑，而去努力提升自己。毕竟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当眼界开阔，目光长远之时，会发现曾经沧海桑田，不过是云卷云舒；会多一份“君子能为可贵，不能使人必贵己”的释然开怀。

认可度，想说爱你不容易。

